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四目錄

內制

昭聖皇太后加上尊號冊文

章聖皇太后加上尊號冊文

昭嬪王氏進封皇貴妃冊文

敬妃文氏冊文

廟建勅

金海祠叩神文

金海祠謝神文

經筵講章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四

內制

昭聖皇太后加上尊號冊文

伏以坤懿正位允儷宸極之尊廟序迄成式徼靈休
之盛惠澤既均於海宇慶儀當展於宮庭恭惟 昭
聖皇太后陛下柔順承天安貞配地夙贊伯考治登
沕穆之風誕育皇兄運撫盈成之祚憑几肆揚於末
命奉符爰及於冲人曆數恭膺眷佑荷皇天之錫艱
虞底定謳歌同有衆之心功存擁翊以難名禮竭尊
崇而莫罄乃侖奩落成之日屬星虹應瑞之期擬申

金上堂集 卷三十四
薦夫鴻名庶備成於釐事謹率文武群臣敬奉冊寶
恭上尊號伏願備膺景福茂對昌辰無疆惟休用永
綏於壽考有秩斯祐方共享於昇平臣御名

章聖皇太后加上尊號冊文

伏以新一代上儀宗廟告落成之慶協三靈不佑乾
坤屬亨泰之期昭事有嚴群情交豫既荷歛福受釐
之錫宜殫歸美報德之誠恭惟 聖母章聖皇太后
陛下仁出天成德齊坤載相我 皇考君于郢邦誠
訓肅於後宮賢淑聞于天下顧惟冲眇上荷劬勞爰
膺天與神授之符適遘龍變雲蒸之會惟木有本惟

水有源實鍾餘慶謂天蓋高謂地蓋厚莫報至恩矧
元良之國本以貞乃夙夜之慈懷少慰奉紫庭之觴
恭陳燕賀鏤瓊玉之冊祇薦鴻名庸伸臣子之誠抑
風民庶以孝謹率文武群臣敬奉冊寶加上尊號伏
願惟祺有俶俾熾無疆皇運熙明永享蘿圖之固子
孫千億方觀椒實之蕃臣御名

昭嬪王氏進封皇貴妃冊文

朕荷三靈孚祐九廟居歆誕降元祥肇端國本駸盛
之慶發於宮闈無疆之休延于宗社考古之憲母以
子貴是宜茂慎典冊進峻封稱以對揚天休增重震

金山堂集 卷三十四
器咨爾昭嬪王氏生有淑德侍于皇宮稟乾坤之粹
靈淵懿可度鍾日月之明潤柔嘉有章頃者授弓矢
於禡祠占熊羆於吉夢首毓軒龍之秀聿開樞電之
祥惟天祐於余家惟爾集于大命庸示寵靈之渥用
升位序之崇特遣使持節進封爾爲皇貴妃錫之金
冊金寶於戲品冠六儀協輔星辰之位名超九御峻
升禴狄之華爾其益懋恭勤逾迪祇畏徃昭朕命永
綏遐福欽哉

敬妃文氏冊文

制曰皇宮六寢崇建淑媛之官天極四星光著列妃

之象所以協宣陰教贊佐后勤朕稽有國之彝章秩
後庭之位號咨爾文氏蚤膺妙選久侍宸闈柔順而
允輯令儀敏慧而克贊內治居蹈箴圖之戒動循珩
珮之和是宜顯錫徽章特升華序茲特遣使持節封
爾爲敬妃於戲等威既峻進參禴翟之榮錫命惟隆
誕受冊書之寵其率循于懿範以益勉于精勤祇服
茂恩永綏慶祚欽哉

廟建勅

朕惟禮時爲大祀典國之大事也苟不安於人心終
難協夫禮意我國家宗廟之制自 太祖肇基之初

金山堂集 卷三十四 三
首建四親廟其後更制時奉殿薦同乎一堂當其始
事豈不博采遐觀卒從同堂異室之規以示酌古准
今之義暨我 成祖定鼎于茲廟寢之營率遵其舊
百數十年以祫以享緝于純嘏則有由然夫萃之爲
亨其則不遠曩因廷臣之議咸稱七廟之文是用創
興以從周典乃所司討論不詳區畫失當 成祖以
六世未盡之親而遽遷世室不獲奉於三昭 仁宗
以穆位有常之主而移就左宮遂致紊於班祔 武
宗朕兄也不得用爲一世顧居七廟之中有妨七世
之祀揆之古義斯爲戾矣往者回祿之警 天與

祖宗實啓朕心茲當重建之辰所宜釐正以鼎圖新
制又我 皇考睿宗廟于都宮之外朕每事廟中考
廟未備豈有四親之內而可缺考乎雖每於祫祀同
享而奉主往來深爲瀆擾茲禮官等會議欲奉處於
孝宗同廟雖爲兄弟同世之義然題扁各殊終未爲
安朕是究是圖惟遵先制其永無愆夫禮非天降迺
起人情 祖宗列聖懽聚一堂斯實時義之爲順者
茲當建立新廟仍復舊制前爲太廟後爲寢又後爲
祧時祫祭享奉 太祖高皇帝正位南向奉迎 成
祖及 群廟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神主俱同堂而

金山堂集 卷三十四 四
序享獻既畢則奉 列聖神主各歸于寢庶昭穆以
明世次不紊 列聖在天之靈懽忻右享而克伸朕
瞻事孝享之誠矣便如期興建爾禮工二部如勅奉
行故諭嘉靖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便如期五字
御筆增

金海祠叩神文

嘉靖二十年五月初六日 皇帝遣某官等代禱于
北嶽之神北鎮之神北海之神西湖之神玉泉山之
神名山之神大川之神曰嗚呼自有天地則有山川
凡陰陽闔闢雷雨發生必神以執其機權司其號令

者也朕本愚昏繼元后之位居億兆之上夙夜兢兢
以不克奉天保民是懼粵自去冬少雪二麥不滋爰
及今年歷春徂夏甘澤愆期恒暘作沴近畿泉源久
涸田畝失耕兼以徐呂之境河渠斷流漕輓弗至夫
稼穡乃民食所資運漕則國脉攸繫天之降咎至於
如此揆厥所由實朕政積繆戾澤罔下究之所致也
朕昨者嘗躬禱於上穹徧走於羣神矣而精誠靡孚
神不顧答聞之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
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惟諸神受上
帝之命橐籥陰陽呼吸雷風轉災沴為禎祥易焦涸

金上堂集 卷三十四 五
爲潤澤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爲也今旱旣甚矣麥旣
萎死而菽粟未種矣飢羸之民將轉于溝壑矣若乃
犧牲弗供粢盛旣竭享祀將乏神亦何所賴矣予實
有罪罰其敢逃民之無辜祈賜矜憫伏望旋斡化機
祛殄魃霍鞭霆曠霓揮霍八極大霈三日之甘霖使
人盈其望物遂其生時沴遂熄年功可成通氣騰波
啓津開道舳艫利涉國用裕充我國家有無疆之休
則神亦有無疆之祀焉報謝之典朕其敢忘惟神其
聽之念之哉尚饗

金海祠謝神文

比以盛夏之辰久苦亢陽之沴稼穡萎稿將致凶饑
河渠斷流漕粟艱阻朕職元后撫綏下民心焉震慚
不皇寧處乃請命上帝敷告群神賴上帝之仁羣神
之靈憫人之窮垂賜歆顧旬餘日內靈澤敷甘狂靈
息異致一和以消百沴因否往而驗泰來神錫之休
大矣夫無德不報則爲酒醴牲饗以報神之賜其敢
不虔爰命重臣恭詣祠下以謝惟神闡惠濯靈尚終
賜霈澤畀之有年謹告

經筵講章

四書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這是孟子告齊宣王以用人不可不謹的言語如不得已是謹之至的意思卑是卑小踰是過尊是尊大疏是疏遠戚是親近孟子說賢才是人君致治之具而尊卑疏戚尤國家名分所關但人之賢否不同故於進用之際不可輕忽須是再三詳審如不得已一般謹而又謹方可進用蓋尊大之臣賢而用之固是常禮然或尊者未必賢則必就卑小之臣擇其賢者

而用之是將使卑者得以踰乎尊親近之臣賢而用之亦是常禮然或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臣擇其賢者而用之是將使疏者得以踰乎戚夫用其賢而或畧其定分取其才而不拘乎常禮是豈可以輕忽而不致其謹乎然所以致其謹者何如且如進用一人左右近臣都說這箇人賢未可便以為賢而遽用之衆大夫都說這箇人賢也未可便以為賢而遽用之蓋以左右近臣其言未可深信諸大夫雖職在薦賢然其中亦或愛憎不同必是一國之人合口一辭都說這箇人賢然後從而察之夫國人皆曰賢則

其論可謂公矣猶必察之者蓋世間自有一種人能同乎流俗使人人愛之如鄉原本不忠信却似忠信本非廉潔却似廉潔若用着這等人豈不壞事須是審之於衆而斷之於心親見得其所謂賢者真箇是有名有實之人然後用之則於賢者知之明任之重而不賢者不得以倖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惜乎齊王未之知也臣常因是而論之人君之治天下莫貴於知人之明蓋知之不明則邪正混淆黑白莫辨或有非人廁乎其間則所任雖專不惟不足以成乎治而實足以僨乎事矣然君子每難於見用

而小人不耻於干進二者尤在於人君審察之如何爾仰惟 皇上登崇賢俊旌別人才一賢之進必合衆論之公一職之遷必察其人之素四方萬國固已顯然嚮風仰戴歡欣之不暇矣尤望終始此心終始此道使倖進者無所容於時效用者得以行其志則堯舜三王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臣等不勝至願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這是孟子告滕文公問爲國的說話賢君是賢而有德之君恭是恭敬儉是儉約禮下是接臣下以禮有制是有經常之制孟子說爲國之道大要以恭儉爲

金山堂集 卷三十四
本賢而有德之君以恭敬之實心行恭敬之實事雖居崇高之位而虔恭寅畏表裏如一蓋不徒致飾於威儀言動之間以儉約之實心行儉約之實事雖享富有之業而撙節愛養無處不然蓋不但致謹於宮室車服之用惟其恭是以能推手足腹心之義於大臣則敬之於羣臣則體之凡所以待士者皆有禮而無或慢矣惟其儉是以能推保民如子之仁於徵求則緩之於稅歛則薄之凡所以取民者皆有制而不敢過矣夫有恭儉之實德又有恭儉之實政則賢才樂爲之用而匹夫匹婦無不各被其澤爲國之道又

孰有加於此哉臣觀孟子此章首以恭儉爲言而其下文特詳於取民之制蓋恭以禮下固人君使臣之道而民惟邦本其取之之制尤不可以不加之意也三代而上田有定分賦有定則豪強者不得以兼并貪暴者不得以多取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有由然也嗣是而後若漢之文帝躬行玄默專務德化身衣弋絺以示敦朴爲天下先而又今年免田租明年問疾苦可謂恭儉之實矣當時海內富庶興於禮讓亦豈倖而致哉仰惟 皇上齋莊中正節用愛人勤恤民隱圖惟治道有志於隆古帝王之盛不但文帝而

已尤望此心此政終始弗渝所以綿宗社無疆之
休端在是矣伏惟 聖明留意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
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
用於耕耳

這是孔子贊美堯舜的言語孟子引之以闢許行所
謂人君與民並耕之說惟字解作獨字則是法蕩蕩
是廣大的意思君哉是言能盡君道巍巍是高大的
意思不與猶言不相關孔子說帝堯之爲君至大而

無以加然何以見之彼物之高大莫過於天惟帝堯
之德以天爲法而無差殊故其德業之盛著於當時
見於天下者徧覆而無迹兼被而無方蕩蕩廣遠人
雖欲著言語去名狀他亦不可得亦猶萬物於天但
見其大不可以言語形容故曰民無能名焉帝舜之
爲君能盡君道高大而不可尚然何以知之彼位之
崇高莫如天子舜受堯之禪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若
可樂矣舜則上憂天命下憫人窮終日孜孜以圖治
安視天位若與我不相干涉一般故曰有天下而不
與焉孔子稱堯舜如此孟子因申明其說以爲堯舜

之治天下一則法天以同其大一則居位不以爲樂
何嘗不用其心哉但所急者大而不用於耕耳考之
當時洪水爲害猛獸逼人民生有不遂矣堯之用心
惟在求賢以敷治使斯民得遂其生百姓不親五品
不遜民性有未復矣舜之用心惟在命官以設教使
斯民各正其德堯舜之憂民如此非事事而憂之也
正惟用心於大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
陶爲已憂而其法天不與實在於此亦何暇於並耕
哉許行爲說之繆從可知矣臣嘗論之聖王之治天
下每勞於求賢而佚於得人蓋得人以任職得一相

以輔政則百司庶務自然修舉人主惟恭已南面而
無所勞矣豈屑屑然用心於非所當用之地哉仰惟
皇上夙稟堯舜之資躬履堯舜之位道不自大恒
存圖治之心位不自樂每切憂民之念尤望上法天
道下任賢才益弘丕冒之仁克謹登崇之選則蕩蕩
巍巍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
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
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
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這是孟子述中庸孔子之言推明明善爲誠身之要的說話上是君上友是朋友親是父母誠是真實夫人臣在下位必得君上信任他諫行言聽方可治民苟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欲獲上不可諛悅取容也其道在乎信友蓋已有善必得朋友稱譽薦聞然後見知於上苟不信於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不獲於上矣然欲信友不可便佞苟合也其道在乎悅親蓋親者人倫之大孝爲百行之先苟事親弗悅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友不見信矣然欲悅親不可阿意曲從也其道在

乎誠身苟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內無愛敬之實親不可得而悅矣然欲誠身又不可襲取強爲也其道又在乎明善苟不明乎善則好善不能如好好色惡惡不能如惡惡臭理欲混淆真妄錯雜身不可得而誠矣夫能明善以誠身由是施之悅親信友獲上治民何往而不得其效哉臣嘗推而論之誠身之義雖通上下而言此章本孔子告哀公問政而發獨拈出此誠字在人君身上尤爲切要而明善誠身之功尤不可缺古之人君如堯舜性之不待勉強自然合理即天道之誠者也如湯武身之不免用那誠的

工夫乃人事之思誠者也當時四方風動萬國咸寧
所以有誠能動物之驗後世如漢武帝內多欲而外
施仁義唐太宗外行仁義而內多慚德這便都是不
誠了所以治效有愧於古也然則誠之一字豈非聖
賢心法之傳帝王爲治之要者哉仰惟 皇上講學
以明善修德以誠身敬一有箴恬澹無欲遠追堯舜
而陋漢唐於不居矣尤願終始弗渝表裏一致大德
益孚於海宇至誠可通乎神明既優作聖之功自致
純王之化矣臣等不勝至望

尚書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
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
稼穡作甘

這是周書洪範篇箕子對武王的言語昔箕子既總
言洪範九疇有曰五行至此則推行其目說道九疇
之綱其一爲五行也然五行先後以微著爲次天一
生水而其體最微地二生火而其形漸著天三生木
而其形既實地四生金而其體益堅天五生土而其
質至大故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蓋

五行之生序如此然水之性既浸灌滋潤而又奔趨
下流火之性既燥烈炎熱而又烟焰上達木之性既
盤錯膠屈而又條暢聳拔金之性既從新可成而又
因故可革土兼五行有發生之德而由盛於稼穡故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蓋五行之德性如此至於五行之味潤下的凝積久
而作鹹炎上的焦灼久而作苦曲直的醞釀久而作
酸從革的融液久而作辛稼而又穡則可爲饗殮而
作甘矣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其味者豈非以其
切於民用哉臣嘗論之五行者氣運於天質具于地

而用資於人者也然必賴人君建極以爲之主感之
以五事驗之以庶徵乃能使陰陽順常天地定位而
其氣不乖其質不變而其用不匱也恭惟 皇上敬
天勤民親賢好學而尤留心洪範特麗 宸翰序諸
篇端其求道之誠固以比隆於武王矣尤願顯微無
間終始不渝堯濼雖無不廢傲予之嘆湯霖既降猶
加咎已之誠則年和歲豐民安物阜所謂皇建有極
而錫福於庶民矣歷年之永豈周家所得而專美哉
臣等不勝至望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四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五目錄

講章直解

大學衍義直解

禹貢直解

無逸殿講章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五

講章直解

文華後殿進講

大學衍義直解

伊尹作伊訓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這是商書伊訓篇伊尹以太甲繼湯之後恐其不能續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名曰伊訓今王就指太甲嗣是繼初是即位之初伊尹與太甲說昔我成湯以德而得天下今王嗣而有之可不知所自乎其要在嗣其德焉而已况今即位之初乃王者之本天命人心

爲之一新四方萬國望其更化所以要上繼乃祖成湯之德正在今日即位之始於此不謹其能善其終乎德者何不過愛親敬長孝弟之道便是人君於天下的人老者固無不愛而立愛之道則自吾親始如孝享宗廟悖叙九族是已長者固無不敬而立敬之道則自吾長始如篤念天顯尊事黃耆是已夫立愛惟親則凡天下之有親者莫不以我爲法而愛其親立敬惟長則凡天下之有長者莫不以我爲則而敬其長始於一家而家齊中於一國而國治終而措之四海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此皆成湯躬

行之德而實通乎人心之所同然者也伊尹舉之以訓太甲無非欲其法祖謹初以爲出治之本而其序有不可紊者如此厥後孔子於孝經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蓋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先聖後聖其言若出一揆由此而觀自古帝王未有舍愛敬而爲治者宋儒真德秀引此以衍大學之義此誠萬世君人者之龜鑑

董仲舒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

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
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

董仲舒漢武帝時人建元初詔求直言仲舒以賢良
對策首以正心之說告武帝誠以人君居崇高之位
操威福之權一日萬機事物沓至欲一一應酬無毫
髮之差難矣其要在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蓋朝廷者
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
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不爲一毫私意所蔽則所
行的事自然皆合於理賞必當於有功刑必加於有
罪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則所用

的人自然皆當其才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
位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而百官正矣由是達之萬民
布之四方如風之偃草如雷之動物無一處無一人
莫敢不一於正人事既正天心自協至和薰蒸無有
邪氣干乎其間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
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
天之與人本同一氣人事正則正氣應之善祥之所
由集也人事不正則邪氣應之災異之所由臻也其
本在人君之一心而已臣嘗論之正心之一言誠萬
世帝王爲治之本然茫無端緒何以爲用功之地哉

惟真德秀此書發明最切其於正心之要立爲二目
曰崇敬畏曰戒逸欲所謂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謂也
所謂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謂也蓋天理之在此心日
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爲私欲所蔽或聲色貨利或
異端近習或讒佞邪說一有所入此心遂爲之蔽而
不能祛遂爲之累而不能遣天理以漸而泯則私欲
以漸而熾喜怒有偏舉措失當皆由於此夫私成於
一己之微而或以貽天下之患欲遂一時之暫而或
以致無窮之憂可不懼哉臣願 皇上於宮闈深邃
之中心氣清明之際澄神定慮反已靜觀察天理人

欲之分致操存克治之力敬畏愈崇物欲退聽由是
以之制事以之用人酬酢萬變無往不得其正則福
祿日蕃乖異自息矣傳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仲
舒之言惟 聖明留意

禮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
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
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
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
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王

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
銘焉於几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
於觴豆於戶牖於劔弓矛爲銘焉

這是禮記大戴禮篇載武王問道的事阼者君之階
人君即位謂之踐阼師太師是官名尚父是號即太
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也昔武王即位之初召尚父
問黃帝顓頊之道而師尚父以載在丹書俾王爲三
日之齋端冕以迎東面以受至其所告不出敬與義
之兩言敬是嚴恭寅畏心有所存主之謂敬則萬善
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是宰事揆物皆合天理之謂

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
上古聖人致謹於此武王聞之惕若戒懼於几几席
楹杖觴豆諸器物之間莫不銘之以自警焉蓋恐斯
湏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贊易於坤
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神聖相傳之心法自
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皆出一道貞德秀所以
引之著萬世帝王爲學之本也

漢文帝時賈誼爲長沙王傳歲餘文帝思誼徵
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
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

前席既罷曰吾父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賈誼漢文帝時人博學多材爲長沙王大傅釐福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祠還致福於天子言受神之福也宣室漢殿名前席古者君臣皆席地而坐坐久相親移席而前故曰前席昔文帝思賈誼之賢自長沙徵召入見於便殿首問鬼神之事鬼神者何陰陽二氣之靈造化之迹也帝之問及此其有意窮理之學乎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帝爲之前席聽悅其言既罷又有不及賈生之歎其必深有感於心矣然昔孔子

語季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見鬼神之理茫昧窈冥不可驟語誼之所對史臣不載其詞恐亦未嘗知鬼神之情狀也真德秀謂帝有窮理之心而誼無造理之學故君德成就終有愧於古然臣以謂自古帝王求賢圖治延訪諮詢必君國子民之道何至泛及於幽遠不切之務哉漢之君臣所以不及於古爲可惜也

又曰堯發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故盡小者

大謹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
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
德章而身尊積善在身猶日長加益而人不知
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這是董仲舒告武帝的言語真德秀劄其言之尤切
者著于此昔武帝上嘉唐虞欲聞大道之要仲舒對
策說道堯以唐侯而升天子之位舜耕歷山而受堯
之禪其所以致天與人歸光大明昌者非一日所能
蓋積德累善謹言慎行有漸以致之夫言行治之大
者言出於已行發於身是非得失不可掩塞易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
能盡衆小則致高大能慎至微則極著明大雅大明
之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仲舒引此詩言文之翼
翼以見自古帝王莫不致謹於微堯兢兢戒慎日行
仁道舜業業危懼日致孝道是以善積名顯德章身
尊順天命而有天下非偶然也仲舒又言人善惡在
身其積亦各有漸積善如人形之長短自幼及壯日
以加益人不知也積惡如火銷膏日以寢滅人不見
也仲舒乃漢之儒者其告君必以堯舜使帝置仲舒

於左右丞弼之地必能以善道日陳於前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有窮奢黷武之失邪佞讒譖之惑哉惜乎武帝徒下求言之制而無聽言之實所以不及帝王之學也

玄宗明皇帝開元中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乃以懷素為左散騎常侍與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閣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開元是唐玄宗的年號散騎常侍是唐官名主侍從獻納為職真德秀引唐史中說玄宗皇帝開元年間謂宰相曰朕每於宮中讀書或於書中道理有所疑滯於心無從質正咨問可選文儒有學之士使入內侍讀以便顧問於是宰相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為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玄宗優寵二臣聽其肩輿乘馬於宮中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夫玄宗初政好學右文其盛如此可謂美矣使當時得一真儒輔導弼諧以堯舜三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言日陳于前則明於是非邪正之辨用

舍不至於倒置聲色不至於潛移矣惜乎無量懷素
不過章句之儒帝雖有志於學而所以講明啓沃者
未至是以文物雖盛於開元而帝心已溺於燕安梨
園之樂汨亂聰明豔妃之寵蠱惑志意根本蠹而禍
亂作矣故人君之學要當以聖王爲師以治心寡慾
爲主以勤始怠終爲戒然後庶幾其有益也

大學衍義卷第五

這是大學衍義第五卷宋儒真德秀叙格物致知之
要其目曰明道術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

厥猷惟后

湯誥是商書篇名成湯作此以告萬方皇字解做大
字上帝即天也衷即中也恒是常克是能綏是安猷
道也即是那人所當行之道后謂元后即人君也成
湯說惟皇上帝生此下民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信
之理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是所謂衷也自天所降而
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非有二也然
天之降於人者初無智愚之間人之受於天者清濁
純駁隨其所稟有不同焉必賴君師之作修道以立
教使人順其有常之性而各安其道君臣安其義父

金山堂集 卷之三 九
子安其親長幼夫婦朋友安其序別信是乃君天下之責焉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能賦民以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能使人全其性者乃在乎君可見君道之重如此真德秀謂成湯此言可謂知君師之職矣厥後詩之秉彝劉子謂民受天地之中其言相繼而發皆祖於此至于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自成湯始嗚呼聖哉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

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此自上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說來不忍之心即惻隱之謂孟子說凡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是心而觀之可見情之在人隨感而發所不能無故凡見物之可傷可痛必有惻隱之心耻己之不善憎人之不善亦必有羞惡之心解使去己推以與人亦必有辭讓之心知其善而以為是知其惡而以為非亦必有是非之心人若無此四者之心則不得謂之人矣所以明其必有也然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待外求者也由仁義禮智在中故其端發見

如此仁是溫和慈愛之理仁具於中發而爲用則爲
惻隱故惻隱之心爲仁之端義是斷制裁割之理義
具於中發而爲用則爲羞惡故羞惡之心爲義之端
禮是恭敬搏節之理禮具於中發而爲用則爲辭讓
故辭讓之心爲禮之端智是分別是非之理智具於
中發而爲用則爲是非故是非之心爲智之端曰端
云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
然後可得而尋性之理無形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
然者可得而見矣使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
於外哉孟子因論惻隱而悉數此四者欲人察識而
及天下耳

禹貢直解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這是史臣記禹濟川的事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
不能負芥故名弱水萬水皆能載此水獨弱而西流
其性異矣禹則導其正派至于合黎之山餘波入于
流沙之境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汾關之山有水名黑水萬水皆清此水獨黑而南行其色異矣禹又導其經流至于三危之地入于南海之中此水之在外國者禹皆導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水之在北者莫大于河也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羗中龍門山名兩岸石壁峭立河出其下奔放噴薄如雷禹則因積石導河至于龍門自北而南至于華山之陰自南而東至于底柱又東所經則至孟津過

洛汭以及于大伾焉自東而北又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所經播爲九河同逆河以入于海焉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鈞盤八曰隔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俱在古滄德棣州之境海水淪沒今迹不存矣

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筵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水之在南莫大于江漢也蟠冢山名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也源發蟠冢爲漾至武都爲漢又東流

金山堂集
卷之三
三
為滄浪之水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禹自嶓冢導漾由是東流為漢水又東流為滄浪三筮之水則過于大別之山南入于江東匯為彭蠡之澤東為北江而其流入于海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岷山在蜀郡茂州文山縣江水所出也禹自岷山導江由是東流為沱水又東至澧澤過九江至于巴陵之地由東迤邐而來北以會于匯東為中江而其勢已趨于海矣九江即今之洞庭沅水漸水元水辰水

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是名九江也夫弱水黑水外國之異水也河漢江水中國之大水也禹濬諸水各有所歸其用功先後之序如此無非行所無事為中國之民之除害也夫豈騁其私智而為之耶

無逸殿講章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這是豳風七月之詩第八章周公告成王言邠民忠

愛其君的事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即今十二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冲冲是鑿冰之意三之日謂斗建寅三陽之月即今之正月也凌陰是水室四之日謂斗建卯四陽之月即今二月也蚤是蚤朝朋是兩尊曰朋是蜡祭之酒民間自飲之也稱是舉兕觥是酒器名古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薦之寢廟備君上之用也邠民當夫十二日重陰沍寒冰可取也則伐冰冲冲取之而以其時正月風未解凍冰猶可藏也則納于凌陰藏之而得其所所以勸趨冰役者何哉蓋以吾君於仲春之旦將獻羔祭韭以

薦寢廟而行啓冰之祭故先事而為之備耳至于九月氣肅霜降十月禾稼旣登則相戒潔農場之地置朋酒之享所以速畢場功者何哉蓋以吾民感君上之恩將殺羊以獻公堂舉酒而祝無疆之壽及時而盡其誠耳周公述此欲成王知周家立國之初邠公能重民事其民感激忠愛其君如此也臣嘗因是而論之王者之治在於得民人主之心若能念念在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其心誠痛切視民如傷則百姓之心自然親附如一體今考七月之詩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使民衣食給足周之民蒙上之教亦自力

於農桑之務以樂其生至於歲終休暇則殺羊爲酒
祝君之壽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上以誠愛下下以
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等氣象真所謂皞皞
如也周家傳世三十歷年八百蓋有由然傳曰農桑
爲王業之本先儒張栻以謂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
在乎此以是意而考秦漢以下事不師古治罔爲民
其治亂興替之源槩可見矣仰惟 皇上天啓聖資
卓然崛起於帝王數千百載之後而日躋聖德超然
獨步於帝王數千百載之前首重農桑敦復古道肇
開 帝苑建社稷之壇無逸有殿豳風有亭躬視稼
穡爲天下先鴻基偉構奠峙乾坤 睿藻宸章輝映
雲漢考成之日錫命諸臣燕饗以落之湛恩敷暢和
氣流通凡厥臣工丕戴夫淪肌浹髓之仁而思盡夫
手足腹心之義無疆之頌視此詩所云意豈異哉所
以登世熙皞綿祚靈長端有在矣猶願至仁不息大
德有終益懋儆勉交修之誠坐致綏來動和之効天
下臣民不勝慶幸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五

